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系列 4

康科德奏鸣曲

[美] 盖伊·戴文坡 著 张子清 等译

2.4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系列

4

康科德奏鸣曲

[美] 盖伊·戴文坡 著

张子清 等译

赵毅衡 选编 校订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97-183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科德奏鸣曲/(美)戴文坡著;张子清等译.-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8.1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系列;4)

ISBN 7-5063-1388-X

I. 康… II. ①戴… ②张… III. ①中篇小说-美国-
现代-选集 ②短篇小说-美国-现代-选集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00644号

康科德奏鸣曲

作者:(美)盖伊·戴文坡

译者:张子清 赵毅衡等

责任编辑:朱珩青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rt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70千

印张:8.5

插页:2

印数:001-10100

版次:1998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1388-X/I·1376

定价:12.6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学者式后现代先锋小说

序《康科德奏鸣曲》

为编《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系列》而选上盖伊·戴文坡,是译者的不幸,编者的不幸,读者幸不幸却看每个读者的福气和口味了。译者不幸,是因为戴文坡写的是典型的博学小说,其中有大量引语,典故;更有多种语言插入:法语,德语,俄语,丹麦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汉语,甚至北意大利山区的一种方言罗曼尼语。请问,谁能如戴文坡懂得那么多语言呢?实际上,作者并不要求读者能读懂每一种语言,正如他并不要求读者能识别每一个典故。这些异国词语插在英文中,就像庞德(戴文坡是一位“庞德学”专家)在《诗章》中夹了大量汉字:正是因为读者读不懂,异国词语就成了文本中辉光集散的节点。或许可以简单地说:读懂读不懂不要紧,要的就是异国文化的氛围。

但是在中文中,这些罗马字母就过于抢眼了。因此,编者化了很大力气弄清这些文字,就一律译成汉语,也不加注说明

原文为某种语言。要加这种注,就实在太多,读者厌烦,排版不便。

但戴文坡作品之所以为博学小说,还不仅表现在语言上。戴文坡本人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学专家,在翻译和研究上都有成绩。但从他的小说来看,他更醉心于现代思想史,哲学史,艺术史,尤其在小说家中难得的是他对科技史特别感兴趣。

更令人感到炫目的是他的特殊写作方式——他称之为“史料集锦加必要的虚构”,其构筑法几乎是庞德的“表意文字法诗学”应用于小说。其基本手法是并置,迭加。同时代的事与人物,不同时代的事与人物,不同文化中的轶事,往往看似信手拈来,实际上却大有深意在焉。此种结构法给了他的小说以智性的张力和奇异的气氛。

例如他写到列宁在苏黎世一家咖啡馆读《火星报》,而背后街上(当然是虚构的)乔伊斯夫妇正在与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

例如他写到卡夫卡与友人勃洛德去看航空表演,却不知道旁边坐着的神情阴郁的人是维特根斯坦。

事实与虚构,远古与现在,大名鼎鼎的人与当时默默无闻的人,牵合在一起。《傅里叶墓前》把斯坦因·毕加索,早期飞行发明,道贡神话,法国摄影家拉梯格之童年,贝克特回忆乔伊斯,以及他本人(作为傅里叶社会学说的崇拜者)去扫墓,全拼合在一起。其目的,据戴文坡说,每一书页,实际上如一幅画,这些形象之并置,尤如立方派的绘画。互不相干的事,就此可以取得合一的效果。

用这种技法,戴文坡不仅击碎了叙述的线性时间,也破坏

了线性阅读。过去的事件不是在历史中消失，而且互相呼应，互相拥抱。

自然，这样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叙述跳跃，任意中断，自由穿插，而且，需要读者对这些人物有一定程度的熟悉，不然不太明白其中的幽默或玄机。虽然这也是一种博学小说，但没有故意炫学或聪明过露，因为叙述语调是冷静的，娓娓动听的。

八十年代后期起，戴文坡的小说更趋向于古典主义式的诗意。最使中国读者感动的可能是戴文坡对中国文化的兴趣。《采薇》把对庞德及其朋友们对中国诗歌的热情放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之上；《康科德奏鸣曲》写到梭罗从“孟子对齐宣王”中取得思想激励；写尼克松基辛格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却是戴文坡很少触及的当代题材。编者倒很想见到更多的当代美国小说家，尤其是后现代先锋小说家，有戴文坡那样对中国文化的热情。

戴文坡的作品有意保持一种开放结构，可以让读者作多种解释，他的小说从来没有注释。为了中国读者方便，我们不得不加了尽量多的脚注，而且，在让几个读者“试读”之后，编者不得不勉为其难地给每一篇加一个题注。此事实非编者所愿，妄作解人，最让人腻烦。但戴文坡小说看来无此又不行，中国读者的文化背景毕竟与西方人不同，而戴文坡在西方中也属于那种“多仰慕者少读者”的作家。为了使中国读者不至于望而却步，为了给中国作家们一个新的风格参照，我尽可能给每篇作一点解释，同时又尽可能不给一个固定解释，以免让戴文坡这位风格奇异的作家在翻译这一层“背叛”之后（西谚云：“翻译即背叛”），再忍受讲解这第二层背叛。

目 录

学者式后现代先锋小说

序《康科德奏鸣曲》	(1)
一八三〇	(2)
赫拉克利特	(18)
塔特林	(40)
尼克松“自由射手”爵士乐	(94)
塞拉西皇帝的灵车	(108)
绮色佳	(118)
在托莱多发明照相术	(129)
波罗那的光辉	(140)
采薇	(151)
青铜叶子，红叶子	(174)
儒勒·凡尔纳的热气球	(184)
鸽子神迹	(210)
康科德奏鸣曲	(248)

编者评注：

这是一篇气氛神秘的小说：一位来自美国的诗人访问莫斯科，一八三〇年正是法国革命的余波未息，浪漫主义文学艺术浸染全欧洲的时刻，而科学发现正在开启一个“理性时代”。接待诗人的俄国王子着迷于天文学的发现，同时又怀疑这位诗人是不久前死于希腊的拜伦那批军事冒险份子的说客。小说结尾却是戴文坡作品中最古怪的。

一八三〇

蒋迨超 译

皮亚齐^①于本世纪的第一个晚上发现了谷神星。

一个明媚的早晨，在圣彼得堡我和年轻的塔理司的波将金王子一起，带着巧克力，欣赏着一位西西里人完美无缺的眼睛。这双眼睛预测了提提尔斯和博德——他用数学证明在火星和木星之间运行着一颗行星。

那就无疑是格奥斯昆·皮亚齐了！他是位天文学家，希铈大主教卡拉法的随从，此主教后来成为教皇保罗四世。

——我说，它就像《乔治克斯》的一页。王子拿出单筒望远镜，在上面吹了吹气后，用一块大的红手帕擦擦。

——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又有这么大的进展。这里是位基督徒仍在凝视着阿拉伯的星光，好像巴比伦

① 皮亚齐(1746—1826)意大利僧侣天文学家，1789年在巴勒摩建天文台。

的街上到处是公牛、骆驼，一笼子一笼子的瞎眼金翅雀。但这架望远镜是何休造出来自己观看星辰的。他的星辰图已由学院出版。作为发现者，他有权命名新的行星。“色列斯”，他说，是古代西西里的大麦之母。

——考米尔福，波将金王子边眯着巧克力边说。

——一点不错。然而，当他给一颗行星的碎块起那个古老的名字时，声音里夹杂着维吉尔式的哀惋。我相信，谷神星的直径只有大约五百公里。在后面的三年里，巴拉斯、朱诺和维斯塔相继被发现。这时已经很清楚，它们和谷神星一起都是一颗整行星爆炸后的碎片。好心的皮亚齐一定觉得他在观看那个金色世界解体的自然象征。他所承认的信仰已将那个世界犹犹豫豫地毁为可悲的废墟。一位诗人命名了那颗流星。我亲爱的王子，总有一天天文学家会将一颗新星命名为杰克逊，或者给它附上一个数字。

——即使在国外的圣·彼得堡还有有的人要以一个法国女演员或赛马命名一颗星，王子说。

——我想，我们已进入火的世纪。

我不假思索地说了这些话。这些话从我的口里滑了出来。我听后的惊讶不亚于王子。他的嘴巴张得象鱼嘴。

——战争？他问道。

我点了点头。

——我想起来了，你是诗人吗？

——是的，我回答道。

他看上去如释重负。你们俄罗斯的绅士们把所有的英国人都看成是政治科学家，就像把所有德国人看成是数学家，所有意大利人都看成是雕刻家。但这是一个美国人，他是一位

棉花商人，一名卫理公会教徒，或者是一位写魏洋多特和西欧克斯的小说家。这里是一位美国诗人，谈论着西西里的牧师发现的拥有古典名字的星辰，唠唠叨叨地讲着激烈的战斗。当我说这是军事谣传时，他说我信息闭塞，心地善良。

我童年和青年时代在北美总是看到可怕的星辰降落。陨星整夜整夜像烟火一样从空中嘶嘶地呼啸而下。当时我还没有写出关于在泰库·布拉赫眼前闪亮的新星的诗歌，也没有写出第一部关于马的幽灵的短篇小说。据说当狮子座流星变得几个世纪以来从没有过的奔放时，这匹马从火焰蒸发器上跳过。火，降落的火。圣·劳伦斯^①的夜晚就像七月四号的华盛顿^②，整个十一月里，从狮子座上流出的银色和红色的陨石像冰雹一样往下落。我在弗吉尼亚看到了有雪那么厚的烟火似的东西在空中停留了两个小时。

这是我第一篇短篇小说里的内容。我唯一的小说特逼真地描述了事实。这个故事来源于以才智著称的德国。它有过高贵的部长范·哈登伯格男爵（当皮亚齐首次发现谷神星时，他已命归黄泉了）和那个两面人，他把《汤姆猫》写成为恩斯特·西奥多·威廉·豪夫曼^③所作，把《昂丁》署名为恩斯特·西奥多·阿马第乌斯·豪夫曼。哦，上帝！我们有安德鲁·杰克

① 北美大河。

② 七月四日为美国国庆日。

③ 豪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派作家，音乐批评家。此人极为多才多艺，曾在柏林任高官。他写过一系列奇幻小说，包括《汤姆猫》，用的是本名；他写过评莫扎特的论文《昂丁》却用了莫扎特的名字“阿马第乌斯”。

逊！^①

但我的诗歌创作来源于星辰世界。德国的闪光是冒烟的冰斗湖上的磷光，雾中的月光，他们哲学的模糊精神。德国人的精神深居大海，就像昂丁和穆耳，有爪子。它夜晚不出门，梦想它的生活，生活在梦中。

但阿拉伯星辰的闪光是冰冷和遥远的，存在于状如讲不清道不明的迷宫一般的图案上，存在于光裸露而出的怪物身上，存在于星云之中，存在于消失的闪光的星尘宇宙之中，还存在于无生命的月光之中。

当我说这个世纪将是闪光的世纪时，我并不是说，不论是德国盛行于物质的精神之光，还是阿拉伯难以捉摸的火焰之光，都可以被所有人发现。难道不是范·哈登伯格选择在夜间行走，结果首先发现了光的真正性质的吗？夜不仅仅是地球像锥影一样落到外面的太空时的半影。它还是地球和人内向和向下的运行。他在海洞中发现他的夜，他对女神尽管虔诚有加，但那只不过是条美人鱼而已。她鱼鳞发出的冷光将是这个世纪的征兆。

我会把这一切都告诉波将金王子？

到达圣·彼得堡后，在我们第一次交谈中，他就谈过电、机车、蒸汽和钟表。电不会使社会变得公正吗？

——他说，你在弗吉尼亚的奴隶，我在莫斯科的农奴，难道机器不会把他们从劳作中解放出来吗？

世纪伊始，我们就发现了破碎的谷神星。在本世纪的头三百年里，我们发现了破碎的巴拉斯，毁坏了的朱诺，四颗流

^① 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第七届总统。

星当中最亮的，还有毁坏了的维斯塔。

巴拉斯^①，雅典，智慧。她在我们心中幸存，但好象被某种贪婪的鸟儿，野蛮的母牛，或哥特人一般化的乌鸦所遮蔽。我们已发现了朱诺、维斯塔^②，母亲、新娘的神迹。神迹，神迹。

我想对王子说，它们显示了什么样的征兆啊，但我忍住没说出来。维斯塔和巴拉斯典娜女神，身体和心灵，大地的灵魂和我们的灵魂。朱诺，纯洁、多产、完全发育的心灵。还处在潜在的状态，只知道它自己的维斯塔，是纯洁和春天一般的。

我一生当中，星辰都如雨一般降落。

那时，我想起了我的使命，不觉得露出微笑。因为，我们一想起年轻时夸张了的理想，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变为灿烂的愚蠢就想笑。记得我去过爱奥尼亚的赞梯岛，那儿倾斜的牧场上一到春天长满了紫色的风信子。在紫罗兰的海洋里，它和其六姊妹溶为一体——考复、衫特茅拉、西佛娄尼芽、依色喀、细瑟拉、派克索司。^③

弗吉尼亚的连翘使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我要去卢卡第亚看百荷园。我曾经爱上穿裙子、披着苏格兰披肩，戴着无边女帽充满尊严的女人，她卧病在床，现在要去看希腊人。他们的头发用土耳其布包扎着，赤裸的脚曾踏踩过葡萄。

他在那儿没有穿上盔甲吗？在赞梯岛，充满仰慕的英国仆人和敬畏的苏里尔特的警官给拜伦戴上胸铠、镶穗的肩章、

① 巴拉斯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另一个称呼。

② 维斯塔是罗马神话中的女灶神。

③ 爱琴海中七个岛屿，称为七姐妹。

环带和马尾式头盔。当他们把那支跛腿绑在有带的凉鞋上时，虽然没人说出阿喀琉斯，但大家的心里无疑就联想起他了。

也是在赞梯岛，他们将那个躺在里面的年轻爵爷的铅棺封死。火光不是《伊利亚特》中的主要意象吗？火光和小麦，疯怒和谷神星。

——波将金惊讶。这个抗议词从他有小胡子的嘴唇发出来，就象绵羊的咩咩声。

——你这么大老远来到我们俄国首都就是为打独立战争的可怜的希腊人寻求军事援助的？帮他们打土耳其人？

——为自由而战，我说。

奥德修斯·爱力提斯！马罗考达托！弗托斯·扎维拉斯！王子知道希腊人在山区堡垒和平原上所进行过的英雄战争。这些进行过战争的地方的名字使人想起许多历史往事。俄罗斯也与土耳其进行过激烈的战斗。一提波将金这个名字就足以使土耳其司令部心里不好受^①。

他讲话时既显示出尊重又显示出高傲，手无意识地拨弄着衬衫的花边缝。

在这间屋里，我的同事——弗吉尼亚人约翰·朗道夫，波卡鸿塔^②的后代，曾坐这把路易斯昆兹椅子，他的黑裤子的羊驼毛和青龙木及波纹绸很不谐调。吉欧·巴卢曾来过。我看到他表现了典型的美国人那种不自在，身上无疑穿着木莓

① 指格利高里·阿历克山德罗维奇·波将金(1739—1791)，俄罗斯喀德琳女皇的权臣，二次俄土战争的俄军统帅。

② 印第安公主，以美貌著名。

马甲，颈上围着黄色围巾。

在富兰克林的雕像下立着胡敦塑的半身雕像。我一眼瞧见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王子向我保证，狄德罗在穆斯维特的法院里曾使他大长才智，因为他在高贵的女皇喀德琳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还有培根的《格言》，桂恰迪尼的《纪事录》，谢弗的《拉波尼亚》，林瑛的怪书《植物志》。

一只只有大姑娘高的中国花瓶沐浴在蓝色的俄罗斯光线里，早晨，王子的房间窗户开得很大。

有选择的相似性，将我们世界中不同的细节揉和成人有的结构。这种结构的本质我们把它看成美。那只中国花瓶，还不足以表现丰富的意义吗？济慈先生在漂亮的希腊古瓮上看出了少女的贞洁和正直。就像传说，雅典娜女神的乳房，不就是第一个雅典花瓶的模子吗？

当我在默想萨孚认为一位令人陶醉的漂亮姑娘很像一艘雅致的船，我首次意识到粘和状态的芳香。轮船上不是有风帆那个大肚皮，上面还漆有宽大的，埃及人把它说成是司生育和繁殖的女神眼睛，希腊人把它说成是狄安娜的眼睛吗？在希腊人那高大船头上的有魔力的眼睛旁边，画着一条弓形的海豚，也就是阿波罗之鱼。人们将它和子宫的液体生活联系起来。

相同性，相同性。听着波将金公主在拨弦古钢琴弹奏莫扎特的《魔笛》，我就好像听到了哥特人的灵魂和南方女儿的结合，将德国数学和意大利歌曲的清澈溶为一体。

我先看到了波将金公主正牵着一对猎狗在白桦林里散步。她和那些白色的树一样柔软，和她那些高贵的狗一样苗条。

通过寓言和传奇我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女士颇为熟悉，我也亲眼看到过眼光明亮的英国女人和脾气坏、没精打采的弗吉尼亚姑娘。对俄国公主却了解甚少，就像对鞑靼女儿或者阿比西尼亚黑皇后的了解差不多。

象拜伦不苟言笑和高傲的女儿一样，安娜·波将金也是个数学家。当同龄的巴尔的摩和里奇蒙^①的少女只知道华尔兹舞步，绒线刺绣活儿，陆军少校和陆军上校之间的区别的时候，她已在深思质数的排列。一个雾气蒙蒙的晚上，我才知道她的竖琴弹得很动听。这架高大银色的竖琴是拉维纳产的。她坐在琴旁的姿势就象佩内洛普坐在织机旁^②。

如果说她在演奏拨弦琴时，手指在数字上欢快的移动是确切决心的结果，那么她手指在竖琴上的动作就是被另一种精神所控制。她在即兴创作。

公主知道我对她的崇拜很高兴，于是就问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在哪里。我想，在她眼里我根本不是个绅士；事实上，在俄罗斯，绅士这个概念就不存在。我纵然彬彬有礼，仍是个无名小辈。

但天才的本领之一就是不会让话戛然而止。我提到了拉法叶特侯爵^③，她庄重地点点头，很有兴趣。

——你知道，将军是议会通过立法成为美国公民的。他

① 美国东部城市。

② 荷马《奥德修记》中记载远征的奥德修之妻，为挡开求婚者，每日坐织机，每夜毁白日所织，如是二十年。

③ 拉法叶特侯爵(1757—1834)法国贵族，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立下殊勋。

访问弗吉尼亚时，我有幸在指挥民兵。

她看上去好像希望她没有提起这个她停不下来的话题。

我提到了杰斐逊。^①

——啊！杰斐逊！你能描写一下他长得是什么样子吗？

——我勇敢地说，他有点儿象胡敦雕塑的伏尔泰。我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年纪很大了。他的眼神很善良但不乏严肃。他有个习惯，喜欢用一块大手帕不停地擦眼角。

——你们见面时你很年轻吗？

——那是我进入他建立的大学的第一年。他总是喜欢请学生和他一起吃饭，每一次请几个，我们边吃边谈。

我还描述了我随军到慕特里要塞附近的苏里文岛上的参观。听到这，她比政治家还感兴趣。我跟她讲了拉维奈尔先生对海洋动物学的爱好。我在她拿给我的粘贴簿上画了沙色的美元，簿子里有海龟，螃蟹和许多种贝壳。

我还为她画了金甲虫。

我在大学里学过数学吗？我必须承认，我只是在工程课里学过一点儿。她谈到了傅里叶和马丽亚·盖塔娜·阿格尼西。

和她的王子哥哥不一样的是，她是天文学的爱好者。我们坐在花园里的圆石坐位上，树叶落在我们的膝盖上。我们谈论着星座、太阳、月亮和行星的奇异运行轨道。

她告诉我，用最高倍的望远镜看，巴拉斯只不过是个金色的星座。

她读过佛尼，所以我们就谈无边的以太中的碎片，波西波

① 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三届总统。